



本 事 詩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202B



影 小 生 先 安 樸

~~1583280~~



本事詩題記

本事詩是唐代孟啓作的。他的性質，等於『詩人故事』也略等於『詩話』。我們讀了，可以知道許多唐代詩人的故事。詩是唐代有名的文學作品，那麼，唐代詩人的故事，當然是很有興趣。爲我們研究文學的人所不可不知的。欲知唐代的詩人故事，最適宜的書，莫過於這一



部本事詩了。

此書只見於叢書中，從來沒有單行本。今把他抽出，加以標點，以便讀者。著者題名孟啓，又作孟縻，不知誰是。

「樸」 「寄塵」



本事詩

情感第一

陳太子舍人徐德言之妻，後主叔寶之妹，封樂昌公
主，才色冠絕。時陳政方亂，德言知不相保，謂其妻曰：「以
君之才容，國亡必入權豪之家，斯永絕矣。儻情緣未斷，猶

冀相見。宜有以信之。」乃破一鏡，人執其半，約曰：「他日必以正月望日賣於都市。我當在，卽以是日訪之。」

及陳亡，其妻果入越公楊素之家。寵嬖殊厚。德言流離辛苦，僅能至京。遂以正月望日訪於都市。有蒼頭賣半鏡者，大高其價。人皆笑之。德言直引至其居，設食，具言其故，出半鏡以合之。仍題詩曰：「鏡與人俱去，鏡歸人不歸。無復嫦娥影，空留明月輝。」





陳氏得詩，涕泣不食。素知之，愴然改容，卽召德言還其妻。仍厚遺之。聞者無不感歎。仍與德言陳氏偕飲。今陳氏爲詩曰：『今日何遷次，新官對舊官。笑啼俱不敢，方驗作人難。』遂與德言歸江南，竟以終老。

唐武后時左司郎中喬知之，有婢名窈娘，藝色爲當時第一。知之寵愛，爲之不婚。武延嗣聞之，求一見，勢不能



抑。既見，卽留，無復還理。

知之憤痛成疾，因爲詩，寫以縑素，厚賂閹守以達。窈娘得詩，悲惋，結於裙帶，赴井而死。

延嗣見詩，遣酷吏誣陷知之，破其家。詩曰：『石家金谷重新聲，明珠十斛買娉婷。昔日可憐君自許，此時歌舞得人情。君家閨閣不曾難，好將歌舞借人看。富貴雄豪非分理，驕奢勢力橫相干。別君去爲終不忍，徒勞掩袂傷紅』



粉，百年離別在高樓，一旦紅顏爲君盡。』時載初元年三月也。四月下獄，八月死。

甯王曼貴盛，寵妓數十人，皆絕藝上色。宅左有賣餅者妻，極白明媚，王一見屬目，厚遺其夫，取之，寵惜逾等。

環歲，因問之：『汝復憶餅師否？』默然不對。王召餅師使見之。其妻注視，雙淚垂頰，若不勝情。



時王座客十餘人，皆當時文士，無不悽異。王命賦詩。王右丞維詩先成，『莫以今時寵，甯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

開元中，頒賜邊軍纊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爲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畜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



兵士以詩白於帥。帥進之元宗。命以詩遍示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元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朱滔括兵，不擇士族，悉令赴軍，自閱於毬場。

有士子容止可觀，進趨淹雅。滔召問之曰：「所業者



何？曰：『學爲詩。』問：『有妻否？』曰：『有。』卽令作寄
內詩。援筆立成。詞曰：『握筆題詩易，荷戈征戍難。慣從鴛
被暖，怯向鴈門寒。瘦盡寬衣帶，啼多漬枕檀。試留青黛着，
回日畫眉看。』又令代妻作詩。答曰：『蓬鬢荆釵世所稀，
布裙猶是嫁時衣。胡麻好種無人種，合是歸時底不歸。』
滔遺以束帛，放歸。



顧况在洛，乘閒與三詩友遊於苑中，坐流水上，得大梧葉，題詩上曰：「一入深宮裏，年年不見春。聊題一片葉，寄與有情人。」况明日於上遊，亦題葉放於波中，詩曰：「花落深宮鶯亦悲，上陽宮女斷腸時。帝城不禁東流水，葉上題詩欲寄誰。」

後十餘日，有人於苑中尋春，又於葉上得詩，以示况。詩曰：「一葉題詩出禁城，誰人酬和獨含情？自嗟不及波

中葉，蕩漾乘春取次行。」

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爲部內刺史。①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娟妙，昱情屬甚厚。瀾西樂將聞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爲歌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

旣至，韓爲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旣終，



韓問曰：『我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言
隨淚下。韓令更衣，待命席上，爲之憂危。韓召樂將責之曰：
『我使君名士，留情郡妓，何故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
乃笞之。命與妓百縑，卽時歸之。其詞曰：『好去春風湖
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鶯久住潭相識，欲別頻啼四五
聲。』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孤貞靜默，所與遊皆當時名士。然而幕門圭竇，室唯四壁。

鄰有李將，⊖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

韓以李豁落大丈夫，故常不逆。既久愈狎。柳每以暇隙壁窺韓所居，卽蕭然葭艾，聞客至，必名人。因乘間語李曰：「韓秀才窮甚矣，然所與遊必聞名人，是必不久貧賤，宜假借之。」李深頷之。間一日具饌邀韓，酒酣，謂韓曰：「



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
遂命柳從坐接韓。韓殊不意，懇辭不敢當。李曰：「大丈夫相遇杯酒間，一言道合，尙相許以死，况一婦人，何足辭也。」卒授之，不可拒。又謂韓曰：「夫子居貧無以自振，柳資數百萬，可以取濟。柳淑人也，宜事夫子，能盡其操。」卽長揖而去。

韓追讓之，顧况然自疑曰：「此豪達者，昨暮備言之。」



矣，勿復致訝。」俄就柳居。

來歲成名，後數于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爲從事。以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之都下，期至而逝之。

連三歲不過逝，因以良金買練囊中寄之，題詩曰：「章臺柳，章臺柳，往日青青今在否？縱使長條似舊垂，亦應攀折他人手。」柳復書答詩曰：「楊柳枝，芳菲節。可恨年年贈離別，一葉隨風忽報秋。縱使君來豈堪折。」



柳以色顯獨居，恐不自免，乃欲落髮爲尼，居佛寺。

後翊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爲立功番將沙吒利所劫，寵之專房。翊悵然不能割會入中書，至子城東南角，逢犢車，緩隨之。車中問曰：『得非青州韓員外邪？』曰：『是。』遂披簾曰：『某柳氏也。失身沙吒利，無從自脫。明日尙此路還，願更一來取別。』

韓深感之，明日如期而往。犢車尋至，車中投一紅巾。

苞小合子，實以香膏，嗚咽言曰：『終身永訣。』車如電逝。
韓不勝情，爲之雪涕。

是日臨淄大校致酒於都市酒樓，邀韓。韓赴之，悵然
不樂。座人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
邪？』韓具話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寮嘗以
義烈自許，願得員外手筆數字，當立置之。』座人皆激贊。
韓不得已，與之。





俊乃急裝，乘一馬，牽一馬而馳，逕趨沙吒利之第。會
吒利已出，卽以入曰：『將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
柳驚出，卽以韓札示之，挾上馬，絕馳而去。

座未罷，卽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一座驚歎。

時吒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座同見希
逸，白其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爲也，而俊復
能之。』立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稱歎良久，御批曰：

『沙吒利宜賜絹二千匹，柳氏却歸韓翊。』

後罷府閑居，將十年，李勉鎮夷門，又署爲暮吏。時韓已遲暮，同職皆新進後生，不能知韓，共目爲惡詩韓翊。韓邑邑殊不得意。多辭疾在家。

唯末職韋巡官者，亦知名士，與韓獨落。一日，夜將半，韋叩門急。韓出見之。賀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大愕然曰：『必無此事。定誤矣。』韋就座曰：『留邸狀



報制誥關人，中書兩進名，御筆不點出，又請之，且求耳四所與，德宗批曰：與韓翊。時有與翊同姓名者，爲江淮刺史，又具二人同進，御筆復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臘燭，輕烟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翊。』韋又賀曰：『此非員外詩也？』韓曰：『是也。』是知不誤矣。』質明而李與僚屬皆至。時建中初也。自韓復爲汴職以下，開成中余罷梧州，有大梁風將趙唯，爲嶺外刺



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之，故因錄於此也。

李相紳鎮淮南，張郎中又新罷江南郡，素與李構隙，事在別錄。時於荆溪遇風，漂沒二子，悲蹙之中，復懼李之讎已，投長牋自首謝。李深憫之，復書曰：「端溪不讓之詞，愚罔懷怨；荆浦沈淪之禍，鄙實愍然。」既厚遇之，殊不屑。



意。張感銘致謝，釋然如舊交。與張宴飲，必極歡醉。

張嘗爲廣陵從事，有酒妓，嘗好致情，而終不果納。至是二十年，猶在席，目張悒然，如將涕下。李起更衣，張以指染酒，題詞盤上。妓深曉之。李旣至，張持杯不樂。李覺之，卽命妓歌以送酒。遂唱是詞曰：『雲雨分飛二十年，當時求夢不曾眠。今來願白重相見，還上襄王玳瑁筵。』張醉歸，李令妓夕就張郎中。張與楊虔州齊名，友善，楊妻李氏卽



鄺相之女，有德無容，楊未嘗意，敬待特甚。張嘗語楊曰：「我少年成美名，不憂仕矣。唯得美室，平生之望斯足。」楊曰：「必求是，但與我同好，必諧君心。」張深信之。既婚，殊不愜心。楊以笏觸之曰：「君何大癡。」言之數四，張不勝其忿，迴應之曰：「與君無間，以情告君，君誤我如是，何謂癡？」楊歷數求名從宦之由曰：「豈不與君皆同邪？」曰：「然。」然則我得醜婦，君詎不聞我邪？」張色解，問：「君



室何如？』曰：『特甚。』張大笑，遂如初。張既成家，乃詩曰：『牡丹一朵直千金，將謂從來色最深。今日滿闌開似雪，一生辜負看花心。』

劉尚書禹錫，罷和州，爲主客郎中，集賢學士李司空，罷鎮在京，慕劉名，嘗邀至第中，厚設飲饌，酒酣，命妙妓歌以送之。劉於席上賦詩曰：『鬢髻梳頭官樣妝，春風一曲



杜韋娘；司空見慣渾閑事，斷盡江南刺史腸。李因以妓贈之。

太和初，有爲御史分務洛京者，子孫官顯，隱其姓名，有妓善歌，時稱尤物，時太尉李逢吉留守聞之，請一見，特說，延之，不敢辭，盛妝而往。

李見之，命與衆姬相面，李妓且四十餘人，皆處其下。



既入不復出，頃之，李以疾辭，遂罷坐。

信宿，絕不復知。怨歎不能已。爲詩兩篇投獻，明日見李，但含笑曰：『大好詩！』遂絕。詩曰：『三山不見海沉沉，豈有仙蹤更可尋。青鳥去時雲路斷，嫦娥歸處月宮深。紗窗遙想春相憶，書幌誰憐夜獨吟。料得夜來天上月，祇應偏照兩人心。』



博陵崔護，姿質甚美，而孤潔寡合。舉進士下第。清明日，獨遊都城南，得居人莊，一畝之宮，而花木叢萃，寂若無人。扣門久之，有女子自門隙窺之，問曰：「誰耶？」以姓字對曰：「尋春獨行，酒渴求飲。」女人以杯水至，開門設牀命坐。獨倚小桃斜柯佇立，而意屬殊厚。妖姿媚態，綽有餘妍。崔以言挑之，不對。目注者久之。

崔辭去，送至門，如不勝情而入。崔亦睠盼而歸。嗣後



絕不復至。

及來歲清明日，忽思之，情不可抑，逕往尋之。門牆如故，而已鎖扃之。因題詩於左扉曰：『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祗今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

後數日，偶至都城南，復往尋之，聞其中有哭聲。扣門問之。有老父出曰：『君非崔護邪？』曰：『是也。』又哭曰：『君殺吾女。』護驚起，莫知所答。老父曰：『吾女笄年知



書未適人。自去年以來，常恍惚若有所失。比日與之出，及歸，見左扉有字，讀之，入門而病。遂絕食數日而死。吾老矣！此女所以不嫁者，將求君子以託吾身。今不幸而殞，得非君殺之耶！』又特大哭，崔亦感慟。請入哭之。尙儼然在牀。崔舉其首，枕其股，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須臾開目，半日復活矣。父大喜，遂以女歸之。



事感第二

天寶末，元宗嘗乘月登勤政樓，命梨園弟子歌數闕，
有唱李嶠詩者云：『富貴榮華能幾時？山川滿目淚沾衣，
不見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飛。』時上春秋已高，問
是誰詩。或對曰：『李嶠。』因淒然泣下，不終曲而起曰：『

李嶠真才子也。」

又明年，幸蜀，登白雘嶺，覽眺久之，又歌是詞。復言「李嶠真才子。」不勝感歎。時高力士在側，亦揮涕久之。

劉尚書自屯田員外，左遷郎州司馬，凡十年始徵還。方春，作贈看花請君子詩曰：「紫陌紅塵拂面來，無人不要看花回。元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其詩一





出，傳於都下，素嫉有其名者，白於執政，又誣其有怨憤。

他日見時宰，與坐，慰問甚厚。既辭，卽曰：『近者新詩未免爲累，奈何？』不數日，出爲連州刺史；其自敍云：『貞元二十一年春，余爲屯田員外時，此觀未有花，是歲出牧連州，至荆南，又貶郎州司馬，居十年，詔至京師，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滿觀，盛如紅霞，遂有前篇，以記一時之事。旋又出牧，於今十四年，始爲主客郎中，重遊元都，蕩然』



無復一樹，唯免葵燕麥，動搖於春風耳，因再題二十八字，以俟後再遊。時太和二年三月也。詩曰：「百畝庭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種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劉郎今獨來。」

元相公稹爲御史，奉使東川，於褒城題黃明府詩，其序云：「昔年曾於解縣飲酒，余嘗爲觥錄事，嘗於竇少府



廳，有一人後至，頻犯語令，連飛十數觥，不勝其困，逃席而去。醒後問人，前虞鄉黃丞也。此後絕不復知。元和四年三月，奉使東川，十六日至褒城望驛，有大池，樓榭甚盛，逡巡有黃明府見迎，瞻其形容，髣髴似識，問其前銜，卽往日之逃席黃丞也。說向前事，黃生惘然而悟。因饋酒一樽，艤舟請余同載。余不免其意，與之盡歡。徧問座陽山水，則褒女所奔走，城在其左，諸葛所征之路次其右。感今懷古，作贈




黃明府。詩曰：「昔年曾痛飲，黃令困飛觥。席上當時走，馬前今日迎。依稀迷姓字，卽漸識平生。故友身皆遠，他鄉眼暫明。便邀同榻坐，兼共刺船行。酒思臨風亂，霜稜拂地平。不看深淺酌，還愴古今情。邇迤七盤路，陂陁數大城。花疑褒女咲，棧想武侯征。一種埋幽石，老閑千載名。」

白尙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爲詩曰：「



櫻桃笑素口，楊柳小蠻腰。年既高邁，而小蠻方豔，因爲楊柳枝詞以託意曰：「一樹春風萬萬枝，嫩於金色軟於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屬阿誰？」

及宣宗朝，國樂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具以對之。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兩枝，植於禁中。白感上知其名，且好尙風雅，又爲詩一章。其末句云：「定知此後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枝。」^③



李章武學識好古，有名於時。太和末，敕僧尼試經。若于紙不通者，勒還俗。章武時爲成都少尹，有山僧來謁云：「禪觀有年，未嘗念經。今被追試，前業棄矣。願長者宥之。」章武贈詩曰：「南宗尙許通方便，何處心中更有經。好去苾芻雪水畔，何山松柏不青青。」主者免之而去。



詩人許渾，嘗夢登山，有官室凌雲。人云：「此崑崙也。」
既入，見數人方飲酒，招之。至暮而罷，賦詩云：「曉入瑤臺
露氣清，坐中唯有許飛瓊。塵心未斷俗緣在，十里下山空
月明。」他日復夢至其處。飛瓊曰：「子何故顯余姓名於
人間？」座上卽改爲「天風吹下步虛聲。」曰：「善。」

高逸第三

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名，首訪之，既奇其姿，復請所爲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讀未竟，稱歎者數四，號爲謫仙，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由是稱譽光赫。





賀又見其鳥棲曲，歎賞苦吟曰：「此詩所以泣鬼神矣。」故杜子美贈詩及焉。曲曰：「姑蘇臺上鳥棲時，吳王宮裏醉西施。吳歌楚舞歡未畢，西山欲銜半邊日。金壺丁丁漏水多，起看秋月墮江波，東方漸高奈樂何！」或言是鳥夜啼二篇。未知孰是。故兩錄之。鳥夜啼曰：「黃雲城邊鳥欲棲，歸飛啞啞枝上啼。機中織錦秦川女，碧紗如烟隔窗語。停梭向人問故夫，欲說遼西淚如雨。」④

白才逸氣高，與陳拾遺齊名，先後合德。其論詩云：「
梁陳以來，豔薄斯極，沈休文又尙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
而誰與？」故陳李二集律詩殊少。嘗言：「興寄深微，五言
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於聲調，俳優哉。」故戲
杜曰：「飯顆山頭逢杜甫，頭戴笠子曰卓午。借問何來太
瘦生，總爲從前作詩苦。」蓋譏其拘束也。

元宗聞之，召入翰林，以其才藻絕人，器識兼茂，欲以



上位處之，故未命以官。嘗因宮人行樂，謂高力士曰：『對此良辰美景，豈可獨以聲伎爲娛；倘時得逸才詞人吟詠之，可以誇耀於後。』遂命召白。時甯王邀白飲酒，已醉，既至，拜舞頽然。上知其薄聲律，謂非所長，命爲宮中行樂五言律詩十首。白頓首曰：『甯王賜臣酒，今已醉，倘陛下賜臣無畏，始可盡臣薄技。』上曰：『可。』卽遣二內臣掖扶之，命研墨濡筆以授之，又令二人張朱絲欄於其前；白取筆

杼思，略不停綴，十篇立就，更無加點，筆迹逾利，鳳跌龍拏，律度對屬，無不精絕。其首篇曰：「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玉樓巢翡翠，金殿宿鴛鴦。選妓隨雕輦，徵歌出洞房。宮中誰第一，飛燕在昭陽。」文不盡錄。

常出入宮中，恩禮殊厚。竟以疎縱乞歸，上亦以非廊廟器，優詔罷遣之。後以不羈流落江外。又以永王招禮累，謫於夜郎，及放還，卒於宣城。杜所贈二十韻備敘其事，讀





其文，盡得其故跡。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

杜舍人牧，弱冠成名，當年制策登科，名振京邑。嘗與一二同年，城南遊覽，至文公寺，有禪僧擁褐獨坐，與之語，其元言妙旨，咸出意表。問杜姓字，具以對之。又云：『修何業？』傍人以累捷誇之。顧而笑曰：『皆不知也。』杜歎訝。

因題詩曰：「家在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禪師都未知名姓，始覺空門意味長。」

杜爲御史，分務洛陽時，李司徒罷鎮閑居，聲伎豪華，爲當時第一。洛中名士咸謁見之，李乃大開筵席，當時朝客高流，無不臻赴，以杜持憲，不敢邀置。杜遣座客達意，願與斯會，李不得已，馳書方對花燭酌，亦已酣暢，聞命遽來。時會中已飲酒，女奴百餘人，皆絕藝殊色，杜獨坐南行，瞪



目注視，引滿三卮，問李云：「聞有紫雲者孰是？」李指示之。杜疑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李俯而笑，諸妓亦皆粉首破顏。杜又自飲三爵，朗吟而起，曰：「華堂今日綺筵開，誰喚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迴。」意氣閑逸，傍若無人。

杜登科後，狎遊飲酒，爲詩曰：「落拓江湖載酒行，楚腰纖細掌中情。三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後



本事詩

又題詩曰：「舡船一棹百分空，十載青春不負公。今日鬢
絲禪榻畔，茶烟載颺落花風。」



怨憤第四

宋考功天后朝，求爲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見其意。末云：『明河可望不可親，願得乘槎一問津。更將織女支機石，還訪成都賣卜人。』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吾非不知之間，有才調，但以其有口過。蓋以之間患齒疾，』

口常臭故也。之間終身慚憤。

吳武陵雖有才華，而強悍激訐，爲人所畏。嘗爲容州部內史，贓罪狼籍，刺史令廣州幕史鞠之，吏少年自負，科第殊不假貸，持之甚急。武陵不勝其憤，題詩路左佛堂曰：「雀兒來逐颶風高，下視鷹鷂意氣豪；自謂能生千里翼，黃昏依舊人篷蒿。」





開元末，宰相李適之，疎直坦夷，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謁問甚稀。適之意憤，曰：「飲醇酣。且爲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

張曲江與李林甫同列，元宗以文學精識深器之，林甫嫉之若讎。曲江度其巧譎，慮終不免，爲海燕詩以致意。

曰：『海燕何微眇，乘春亦暫來。豈知泥滓濺，祇見玉堂開。
綉戶時雙入，華軒日幾迴。無心與物競，鷹隼莫相猜。』亦
終退斥。

賈島於興化鑿池種竹，起臺榭。時方下第，或謂執政
惡之，故不在選，怨憤尤極，遂於庭內題詩曰：『破却千家
作一池，不栽桃李種薔薇；薔薇花落秋風後，荊棘滿庭君





始知。』由是人皆惡其侮慢不遜，故卒不得第，抱憾而終。



徵異第五

開元中，有幽州衙將姓張者，妻孔氏，生五子，不幸去世，復娶妻李氏，悍怒狠戾，虐遇五子，日鞭箠之，五子不堪其苦，哭於其葬。母忽於塚中出，撫其子，悲慟久之，因以白布巾題詩贈張曰：『不忿成故人，掩涕每盈巾。死生今有



隔，相見永無因。匣裏殘妝粉，留將與後人。黃泉無用處，恨作塚中塵。有意懷男女，無情亦任君。欲知腸斷處，明月照孤墳。』五子得詩，以呈其父，其父慟哭訴於連帥，帥上聞，敕李氏杖一百，流嶺南，張停所職。

宋考功以事累貶黜，後放還至江南，遊靈隱寺，夜月極明，長廊吟行，且爲詩曰：『鷺嶺鬱岩嶢，龍宮隱寂寥。』



第二聯搜奇思，終不如意。有老僧點長明燈，坐大禪牀，問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諷甚苦，何邪？』之問答曰：『弟子業詩，適偶欲題此寺，而興思不屬。』僧曰：『試吟上聯。』即吟與聽之。再三吟諷，因曰：『何不云：樓觀滄海日，門聽浙江潮。』之問愕然，訝其逾麗。又續終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雲外飄。捫蘿登塔遠，剝木取泉遙。霜薄花更發，冰輕葉未凋。待人天台路，看余度石橋。』僧所贈句，乃



爲一篇之警策。

遲明更訪之，則不復見矣。寺僧有知曰：『此駱賓王也。』問詰之曰：『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捕之不獲，將帥慮失大魁，得不測罪，時死者數萬人，因求戮二人者，函首以獻。後雖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業得爲衡山僧，年九十餘乃卒。』⑤賓王亦落髮，徧遊名山，至靈隱，以周歲卒。當時雖敗，且以匡復爲名，故人多護脫之。



韓吏部作軒轅彌明傳，言嘗與文友數人會宿，有老道士形貌壞異，自通姓名求宿，言論甚奇。既及飲酒，衆度其必不留情於詩，因聯句詠鑪中石罌，將已困之。其首唱曰：『妙匠琢山骨，劔中事調烹。』至彌明，自云：『不善俗書，書則人多不識。』遣人執筆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漲澎脰。』座客無不歎異。會人思竭不能復續，彌明連足成之。有微吟者，其聲淒苦，彌明詠中譏侮之，曰：『仍於蚯



蚓竅更作蒼蠅聲。』狀罌之聲，既已酷似，譏微吟者，亦復著題。皆大驚伏。須臾，倚壁而睡，鼻中大鼾，其聲如雷。座人異且畏之，咸避就寢。既明，失之，莫知所在。

元相公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尙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當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

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裏遊。驛吏喚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歟。

馬相植罷安南都護，與時宰不通，又除黔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寺前長堤，堤畔林木，夜月甚明，見人白衣，緩步堤上，吟曰：『截竹爲箇作笛吹，鳳凰池上鳳凰飛。





勞君更向黔南去，卽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吟者數
四。遣人邀問。卽已失之。』

後自黔南入爲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遂作相。




徵咎第六

詩人劉希夷嘗爲詩曰：『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
開復誰在？』忽然悟曰：『其不祥歟？』復遘思逾時，又曰：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又惡之。或解之
曰：『何必其然。遂兩留之。』果以來春之初下世。



崔曙進士，作明堂火珠詩試帖曰：「夜來雙月滿，曙後一星孤。」當時以爲警句。及來年，曙卒，唯一女名星星，人始悟其自識也。

范陽盧獻卿大中中舉進士，詞藻爲同流所推，作啓征賦數千言，時人以爲庾子山哀江南之亞。今諫議大夫



司空圖爲注之。連不中第，薄遊衡湘，至郴而病。夢人贈詩曰：『卜築郊原古，青山唯四鄰。扶疎遶臺榭，寂寞獨歸人。』後旬日而歿。郴守爲葬之近郊。果以夏初窆，皆符所夢。



嘲戲第七

宋武帝嘗吟謝莊月賦，稱歎良久，謂顏延之曰：希逸此作，可謂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昔陳王何足尙邪！延之對曰：『誠如聖旨。然其曰：美人邁兮音信闕，隔千里兮共明月。知之不亦晚乎。』帝深以爲然。及見希逸，希逸

對曰：『延之詩云：生爲長相思，歿爲長不歸。豈不更加於臣邪。』帝拊掌竟日。

國初長孫太尉，見歐陽率更姿形麼陋，嘲之曰：『聳膊成山字，埋肩畏出頭。誰言麟閣上，畫此一獼猴。』詢亦酬之曰：『索頭連背暖，漫襜畏肚寒。祗緣心混混，所以面團團。』太宗聞之而笑曰：『詢此嘲豈不畏皇后聞邪！』





則天朝，左司郎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蹠。去賊七百里，猥牆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竄。」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



乃大笑。懿宗怒曰：「元一夙構，貴欲辱臣。」則天命賦詩與之。懿宗請賦葦字，元一立嘲曰：「裏頭極草草，掠鬢不葦葦。未見桃花面皮，先作杏子眼孔。」則天大歡，故懿宗不能侵傷。

開元中宰相蘇味道與張昌齡俱有名，暇日相遇，互相誇詡。昌齡曰：「某詩所以不及相公者，爲無銀花合故。」



也。蘇有觀燈詩曰：「火橋銀花合，星樹鐵鎖開。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味道云：「子詩雖無銀花合，還有金銅釘。」昌齡贈張昌宗詩曰：「昔日浮邱伯，今同丁令威。」遂相與拊掌大笑。

詩人張祐未嘗識白公，白公刺蘇州，祐始來謁，才見白，白曰：「久欽籍，嘗記得君款頭詩。」祐愕然曰：「舍人



何所謂？白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非款頭何邪？」張頓首微笑，仰而答曰：「祐亦嘗記得舍人目連變。」白曰：「何也？」祐曰：「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非目連變何邪？」遂與歡宴竟日。

沈佺期以罪謫，遇恩復官秩，朱紱未還，管內宴羣臣，皆歌迴波樂，撰詞起舞，因是多求遷擢。佺期詞曰：「迴波



爾似佞期，流向嶺外生歸。身名已蒙齒錄，袍笏未復牙緋。
『中宗卽以緋魚賜之。』

崔日用爲御史中丞，賜紫，是時佩魚須有特恩，亦因
內宴，中宗命羣臣撰詞，日用曰：『臺中鼠子直須誥，信足
跳梁上壁龕。倚翻燈脂污張五，還來鬻帶報韓三。莫浪語，
直王相。大家必若賜金龜，買卻貓兒相賞。』中宗亦以緋
魚賜之。



中宗朝，御史大夫裴談，崇奉釋氏，妻悍妬，談畏之如嚴君。嘗謂人：『妻有可畏者三：少妙之時，視之如生菩薩；及男女滿前，視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母耶；及五十六，薄施妝粉，或黑，視之如鳩盤荼，安有人不畏鳩盤荼。』

時韋庶人頗襲武氏之風軌，中宗漸畏之，內宴唱迴



波詞，有優人詞曰：『迴波爾時老，怕婦也是大好。外邊
祇有裴談，內裏無過李老。』④韋后意色自得，以束帛賜
之。

◎原註：『失州名』

◎李，將原註：『失名』

◎後世楊枝詞，人多謂始於白香山。實則折楊柳歌，在南北朝時已有。另

是一體與白香山此詞無關。

④末句又作「獨宿空房淚如雨」。

⑤原註：「出趙魯遊南嶽記。」

⑥李老，指中宗。此類優人，即當時宮廷供奉。於滑稽中時寓諷諫。此風至宋而極盛。其後遂混入戲曲中。今日舊戲中之「丑角」，猶存其遺風。



不準複製

本 事 詩

一冊定價大洋四角

原 著 者 孟 啓

出 版 者 文藝小叢書社

發 行 者 廣 益 書 局

上海棋盤街
上海福州路

一九三三年三月再版

文藝小叢書第一輯總目 (全十二冊定價五元)

涇縣 胡韞玉 胡懷琛 二先生 主編

本事詩	唐孟啓原著	一冊四角
唐人傳奇選	胡樸安胡寄塵選	..	一冊四角
倦雲憶語	程善之原著	一冊五角
子夜歌	胡樸安胡寄塵輯	...	一冊四角
漱玉詞	宋李清照原著	一冊五角
斷腸詞	宋朱淑真原著	一冊四角
蘭閨清課	胡寄塵原選	一冊三角
南遊記	清孫嘉淦原著	一冊四角
香齋集	唐韓偓原著	一冊四角
小詩選	秋雪選	一冊六角
人生歸有光	胡寄塵著	一冊五角
笛拍及其他	胡樸安選	一冊二角

描寫人生之斷片

胡十八

類號

冊數 11 定價 3.00

上海旧書店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0 9202B

